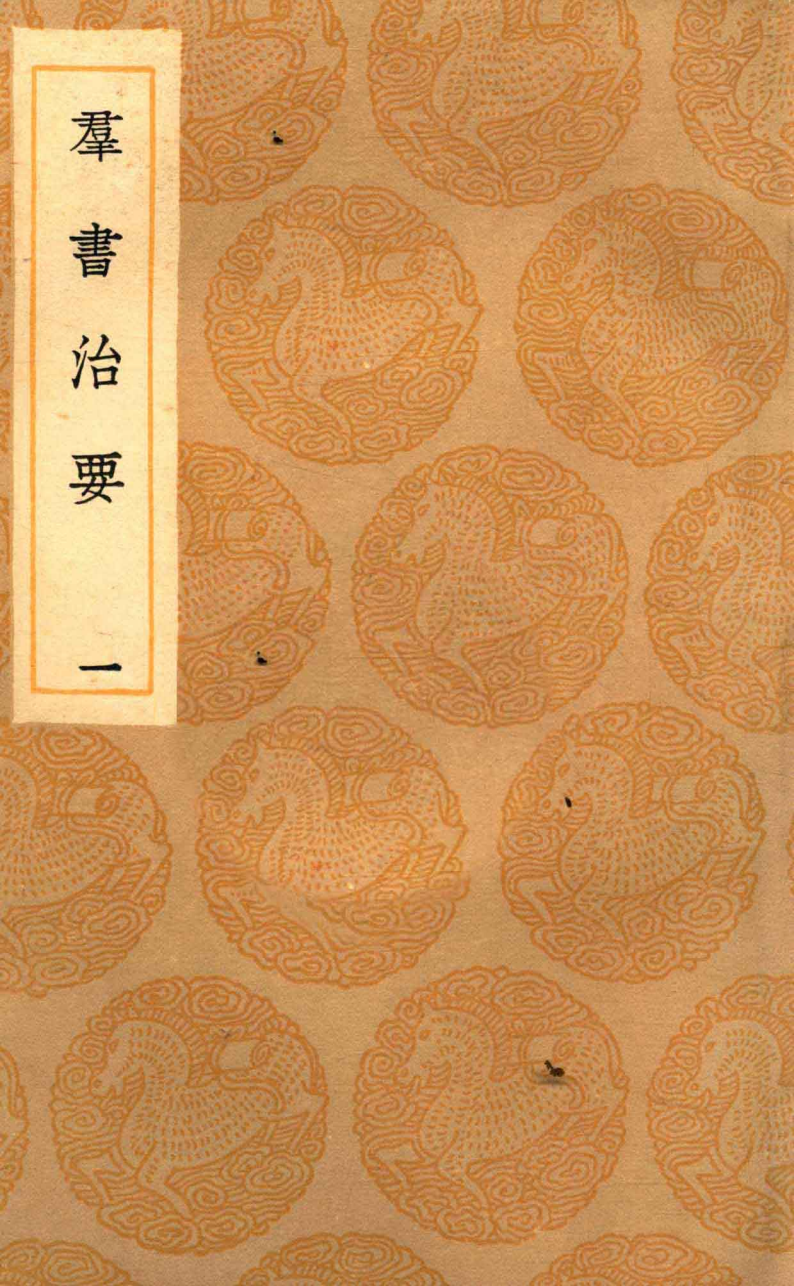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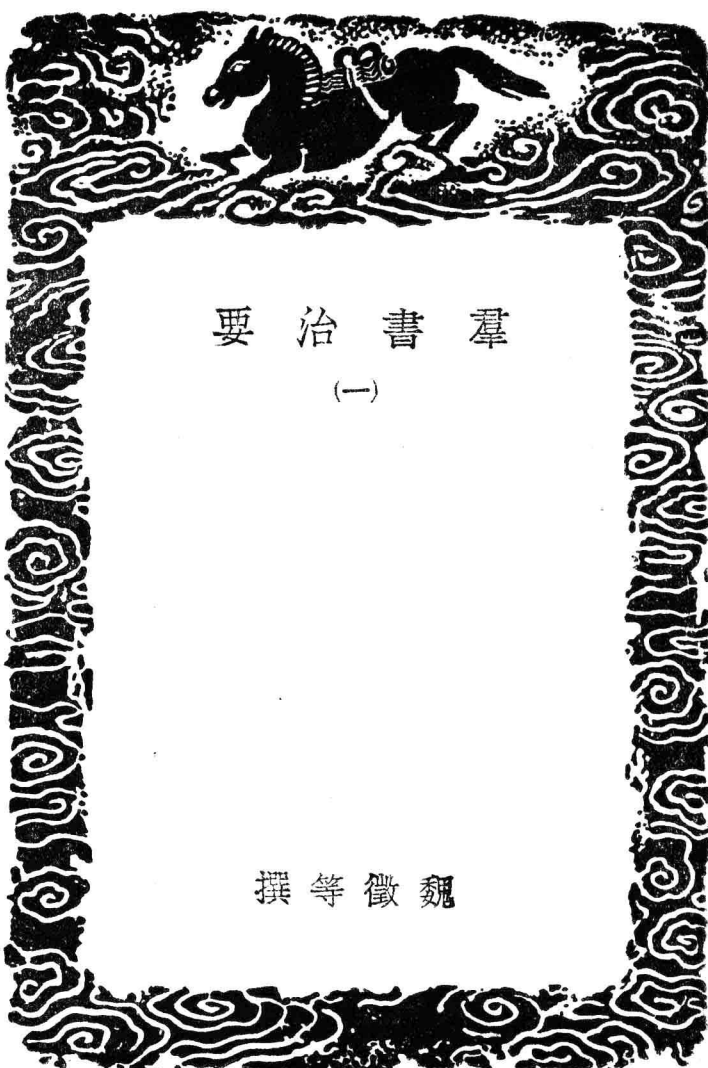


羣書治要
一







羣書治要

(一)

魏徵等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
選連筠籀叢書及粵雅
堂叢書皆收有此書連
筠本校刊最精故據以
排印並附粵雅堂本伍
崇曜跋於後

刊羣書治要考例

謹考國史。承和貞觀之際。經筵屢講此書。距今殆千年。而宋明諸儒。無一言及者。則其亡失已久。寬永中。我敬公儒臣堀正意。檢此書。題其首曰。正和年中。北條實時好居書籍。得請諸中祕。寫以藏其金澤文庫。及神祖統一之日。見之。喜其免兵燹。乃命範金至台。廟獻之。皇朝其餘頒定。戚親臣。是今之活字銅版也。舊目五十卷。今存四十七卷。其三卷。不知亡何時。羅山先生補其三卷。而一卷不傳。故不取也。但知金澤之舊藏。亦缺三本。近世活本亦難得。如其繕本。隨寫隨誤。勢世以音訛。所處以訓謬。閒有不可讀者。我孝昭二世子好學。及讀此書。有志校刊。幸魏氏所引原書。今存者十七八。乃博募異本於四方。日與侍臣照對。是正。業未成。不幸皆早逝。今世子深悼之。請繼其志。勸諸臣相與卒其業。於是我公上自內庫之藏。旁至公卿大夫之家。請以比之。借以對之。乃命臣人見黍。臣深田正純。臣大塚長幹。臣宇野久恒。臣角田明。臣野村昌武。臣岡田挺之。臣關嘉臣。中西衛。臣小河鼎。臣南宮齡。臣德民等。考異同。定疑似。臣等議曰。是非不疑者。就正之。兩可者。共存。又與所引錯綜大異者。疑魏氏所見。其亦有異本歟。又有彼全備而此甚省者。蓋魏氏之志。唯主治要。不事修辭。亦足以觀魏氏經國之器。規模宏大。取舍之意。大非後世諸儒所及也。今逐次補之。則失魏氏之意。故不爲

也。不得原書者。則敢附臆考。以待後賢。以是爲例。離校以上。天明五年乙巳春二月乙未。尾張國校。督學臣細井德民謹識。

羣書治要序

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敕撰

竊惟載籍之興。其來尙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薰風揚乎百代。動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是以歷觀前聖。撫運膺期。莫不懷乎御朽。自強不息。乾乾夕惕。義在茲乎。近古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羣有。競採浮豔之詞。爭馳迂誕之說。騁末學之博聞。飾雕蟲之小伎。流宕忘反。殊塗同致。雖辯周萬物。愈失司契之源。術總百端。乖得一之旨。皇上以天縱之多才。運生知之叡思。性與道合。動妙幾神。玄德潛通。化前王之所未化。損己利物。行列聖之不能行。翰海龍庭之野。並爲郡國。扶桑若木之域。咸襲纓冕。天地成平。外內禔福。猶且爲而不恃。雖休勿休。俯協堯舜。式遵稽古。不察貌乎止水。將取鑒乎哲人。以爲六籍紛綸。百家踳駁。窮理盡性。則勞而少功。周覽汎觀。則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採摭羣書。翦截淫放。光昭訓典。聖思所存。務乎政術。綴敍大略。咸發神衷。雅致鉤深。規摹宏遠。網羅治體。事非一目。若乃欽明之后。屈己以救時。無道之君。樂身以亡國。或臨難而知懼。在危而獲安。或得志而驕居。業成以致敗者。莫不備其得失。以著爲君之難。其委質策名。立功樹惠。貞心直道。忘軀徇國。身殞百年之中。聲馳千載之外。或大奸巨猾。轉

日回天。社鼠城狐。反白仰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國因以危亡者。咸亦述其終始。以顯爲臣不易。其立德立言。作訓垂範。爲綱爲紀。經天緯地。金聲玉振。騰實飛英。雅論徽猷。嘉言美事。可以弘獎名教。崇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不遺。將以丕顯皇極。至於母儀孀則。懿后良妃。參徽猷於十亂。著深誠於辭。輦。或傾城哲婦。亡國豔妻。候晨雞以先鳴。待舉烽而後笑者。時有所存。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訖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凡爲五裘。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爲名。但皇覽遍略。隨方類聚。名目互顯。首尾淆亂。文義斷絕。尋究爲難。今之所撰。異乎先作。總立新名。各全舊體。欲令見本知末。原始要終。並棄彼春華。採茲秋實。一書之內。牙角無遺。一事之中。羽毛咸盡。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蓋亦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庶弘茲九德。簡而易從。觀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業。開蕩蕩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並天地之貞觀。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鏡以長懸。其目錄次第。編之如左。

校正羣書治要序

古昔聖主賢臣。所以孜孜講求。莫非平治天下之道。皆以救弊於一時。成法於萬世。外此豈有可觀者哉。但世遷事變。時換勢殊。不得不因物立則。視宜創制。是以論說之言日浩。撰著之文月繁。簡樸常寡。浮誕漸勝。其綱之不能知。而況舉其目乎。此書之作。蓋其以此也。先明道之所以立。而後知政之所行。先尋教之所以設。而後得學之所歸。自典誥深奧。訖史子辨博。諸係乎政術。存乎勸戒者。舉而不遺。罷朝而不厭。其淆亂閉室。而不煩其尋究。誠亦次經之書也。我朝承和貞觀之間。致重雍襲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講究此書之力。則凡君民臣君者。非所可忽也。尾公有見於斯。使世子命臣僚校正而上之。木。又使余信敬序之。惟信敬弱而不敏。如宜固辭者。而不敢者。抑亦有故也。羣書治要五十卷。五十卷內闕三卷。神祖遷駿府。得此書。惜其不全。命我遠祖羅山補之。三卷內一卷。今不傳。今尾公此舉。上之。欲君民者。執以致日新之美。下之。欲臣君者。奉以贊金鏡之明。爲天下國家冀昇平之愈久。遠心曠度。有不可勝言者也。信敬預事。亦知遠祖所望信敬。是所以奉命不敢辭也。天明年。丁未四月。朝散大夫國子祭酒林信敬謹序。

羣書治要五十卷提要

阮元寧經室外集

唐魏徵等奉敕撰。徵字元成。魏州曲城人。官至太子太師。諡文貞。事蹟具唐書本傳。案宋王溥唐會要云。貞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祕書監魏徵撰羣書治要上之。又云。太宗欲覽前王得失。爰自六經訖於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書成。諸王各賜一本。又唐書蕭德言傳云。太宗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袁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卿等力也。德言賚賜尤渥。然則書實成於德言之手。故唐書於魏徵。虞世南。褚亮傳。皆不及也。是編卷帙。與唐志合。穆案藝文志。魏徵羣書治要五十卷。劉伯莊羣書治要音五卷。宋史藝文志。卽不著錄。知其佚久矣。此本乃日本人擺印。前有魏徵序。惟闕第四。第十三。第二十三卷。今觀所載。專主治道。不事修辭。凡有關乎政術。存乎勸戒者。莫不彙而輯之。卽所采各書。并屬初唐善冊。與近刊多有不同。如晉書二卷。尙爲未修晉書以前十八家中之舊本。又桓譚新論。崔寔政要論。穆案隋書經籍志。崔寔正論六卷。此衍要字。仲長統昌言。袁準正書。穆案隋書經籍志。袁準正論十九卷。注。又有袁子政書二十五卷。亡。蔣濟萬機論。桓範政要論。穆案隋書經籍志。桓範世要論十二卷。唐人避太宗諱。改世曰政。又案杜恕體論。劉廙政論。亦久佚。近多不傳。亦藉此以存其梗概。洵初唐古籍也。

羣書治要目錄

第一卷

第一 周易

第二 尙書

第三 毛詩

第四 春秋左氏傳上 闕

第五 春秋左氏傳中

第六 春秋左氏傳下

第七 禮記

第八 周禮 周書 國語 韓詩外傳

第九 孝經 論語

第十 孔子家語

第二卷

羣書治要 目錄

第十一 史記上

第十二 史記下 吳越春秋

第十三 漢書一 闕

第十四 漢書二

第十五 漢書三

第十六 漢書四

第十七 漢書五

第十八 漢書六

第十九 漢書七

第二十 漢書八 闕

第三 叢十卷

第二十一 後漢書一

第二十二 後漢書二

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

第二十四 後漢書四

第二十五 魏志上

第二十六 魏志下

第二十七 蜀志 吳志上

第二十八 吳志下

第二十九 晉書上

第三十 晉書下

第四表十卷

第三十一 六韜 陰謀 鬻子

第三十二 管子

第三十三 晏子 司馬法 孫子

第三十四 老子 鶡冠子 列子 墨子

第三十五 文子 曾子

第三十六 吳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第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莊子 尉繚子

第三十八 孫卿子

第三十九 呂氏春秋

第四十 韓子 三略 新語 賈子

第五 袁十卷

第四十一 淮南子

第四十二 鹽鐵論 新序

第四十三 說苑

第四十四 桓子新論 潛夫論

第四十五 崔寔政論 昌言

第四十六 申監 中論 典論

第四十七 劉廙政論 蔣子 政要論

第四十八 體論 典語

第四十九 傅子

本文作劉
廙別傳。

本文作袁
子正書。

第五十 袁子書 抱朴子

袁子書要 目錄

羣書治要卷第一

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周易

乾元亨利貞

文言備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

下純修下道則居上之德廢純修上道則處下之禮曠故終日乾乾至于夕惕猶若厲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不行不躍而在乎天故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也夫位

以德興德以位敘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觀不亦宜乎

上九亢龍有悔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大明乎終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時而成也升降無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

飛龍故曰時乘六龍也

保合大和乃利貞

不和而剛暴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萬物所以寧各以有君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

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

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何謂也子曰君子

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

居下體之上在上體之下明夫終傲故不驕也知夫至至故不憂也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惕懼也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

而無位高而無民也。

下無陰也。

賢人在下位而無輔。

賢人雖在下。而當位不爲之助。

是以動而有悔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

辨之。

以君德而處下體。資納於物者也。

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

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

乎。

坤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

大。品物咸亨。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

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屯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君子經綸之時。

彖曰。天造草昧。宜健侯而不寧。

屯體不寧。故利建諸侯也。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物之始。始於

冥昧。故曰草昧也。處造始之時。所宜之善。莫善於建侯。

蒙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彖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我謂非童蒙者。闇者求明者。明者不諮闇。故蒙之

爲義。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

師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爲師之始。齊師者也。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也。上

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處師之極。師之終也。大君之命。不失功也。非其道也。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

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比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

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泰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上下大通，則物失其節，故財成而輔相，以左右民也。象曰：天

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否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

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

其亡，繫於苞桑。居否之世，能全其身者，唯大人耳。巽為木，木莫善於桑。人雖欲有亡之者，衆根堅固，弗能拔之也。

同人象曰：天與火，同人。天體於上，而火炎於下，上同人之義。君子以類族辯物。君子小人，各得所同。象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

正也。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應不以邪而以中正應之。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以文明為德者也。

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惡揚善，成物之美，順奉天德，休物之命也。象曰：柔得

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虛尊以柔，居中以大，上下應之，靡所不納，大有之義也。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

亨。德應于天，則行不失時矣。剛健不滯，文明不犯，應天則大，時行無違，是以元亨也。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居大有之上，而不累于位，志尚於賢者也。

謙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多者用謙以爲寡，少者用謙以爲益。隨物而與，施不失平也。象曰：謙亨，天道下濟

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能體謙謙。其唯君子。用涉大難。物無害也。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牧。養也。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勞謙匪懈。是以吉也。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豫象曰：雷出地奮。豫。豕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天地以順動。或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隨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澤中有雷。動悅之象也。物皆悅隨。可以無為。不勞明監。故君子向晦入宴息也。象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唯在於時。時異而不隨。否之道也。故隨時之義大矣哉。

觀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彖曰：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居觀之時。最近至尊。觀國之光者也。居近得位。明習國儀者也。故曰。利用賓于王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故觀民之俗。以察己道。百姓有罪。在余一人。君子風著。己乃無咎。上為化主。將欲自觀。乃觀民也。噬嗑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整法。彖曰：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彰。剛柔分動。不潤乃明。雷電並也。不亂乃章。皆利用獄之義也。

賁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處賁之時。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無敢折獄也。象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為飾之主。飾之盛者也。施飾於物。其道害矣。施飾丘園。盛莫大焉。故曰。

本書整作

賁于丘園。束帛乃箋。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物之可畜於懷。令德不散。盡於此也。彖曰。大畜。剛健篤實。

暉光日新其德。凡物能暉光日新其德者。唯剛健篤實者也。

頤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猶慎而節之。而況其餘乎。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地養萬

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習坎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至險未夷。教不可廢。故以常德行而習教事也。習于坎。然後能以險難爲困。而德行不失常。彖曰。習

坎。重險也。天險不可升也。不可得升。故得保其威尊。地險山川丘陵也。有山川丘陵。故物得保以全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國之爲衛

特於險也。言自天地以下。莫不須險也。險之時用大矣哉。非用之常。用有時也。

離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繼謂不絕。彖曰。離。麗也。麗猶著也。各得所著之宜者也。日月麗於天。百穀草

本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咸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以虛受人。乃感應也。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

感而萬物化生。二氣相與。乃化生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萬物之情。見於所感也。

恒象曰。雷風恒。恒。長陽長陰。合而相與。可久之道也。君子以立不易方。得其所久。故不易也。彖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得其久

已也。故不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言各得所恆。故皆能久長也。故觀其

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萬物之情。見於所恆也。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德行無恆。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羞也。不

恆其德。無所容也。

遯象曰：天下有山。遯。天下有山。陰長之象也。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九五嘉遯。貞吉。遯而得正。反制於內。小人應命率正其志。不惡而嚴。

得正之吉。遯之嘉者也。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上九肥遯。無不利。最處外極。無應於內。超然絕志。心無疑願。憂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及。是以肥遯無不利也。

象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

大壯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壯而違禮則凶。凶則失壯矣。故君子以大壯而順禮也。象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

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弘正極大。則天地之情可見矣。

晉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以順著明。自顯之道。

明夷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浚衆。浚衆顯明。蔽偽百姓者也。故用晦而明。顯明於內。乃得明也。以蒙養正。以明夷浚衆矣。象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家人象曰：風自火出。家人。由內相成。熾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家人之道。修於近小而不妄者也。故君子言必有物。而口無擇言。行必有恆。而身無擇

行也。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睽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同於通理。異於職事。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

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睽離之時。非小人之所能用也。

蹇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除難莫若反身修德也。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矣哉。六二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未見其尤也。象曰。王臣蹇蹇。終無

尤也。

解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象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天地否結。則雷雨不作。

交通感散。雷雨乃作也。雷雨之作。則險厄者亨。否結者散。故百果草木皆甲坼也。解之時大矣哉。無所而不履。非其位。以附於四。用夫柔邪以自媚者也。乘二負四。以容其寇之來也。自己所致矣。雖幸而免。正之所賤也。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處非其位。履非其正。

損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可復之善。善損忿欲。莫象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自然之質。各定其分。損益將何加焉。非道之

常。故必與時偕行也。

益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從善改過。益莫大焉。象曰。益。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

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五處中正。自上下下。一故有慶也。以中正有慶之德。有攸往也。何適而不利哉。

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慎德積小以成高大。

革象曰。中澤有水。革。象曰。革。水火相息。凡不合而後變生。火欲上。澤欲下。水火相戰而後變生者也。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

天應時。是謂革命。

節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象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爲節過苦。則物不能堪也。物不能堪。則不可復正也。悅

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無悅而行險。過中而爲節。則道窮也。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中孚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信發於中。雖過可亮。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悅而巽。孚。有上四德

然後乃孚。乃化邦也。信立而後邦乃化也。柔在內而剛得中。各當其所也。剛得中。則直而正。柔在內。則靜。豚魚

吉信及豚魚。魚者蟲之潛隱者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爭競之道不與。忠信之德淳著。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之也。中孚以利貞。乃應天也。盛之至

小過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小者謂凡諸小事也。

過於小事而通者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過而得以利貞。應時宜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剛失位而不中。是以

不可大事。成大事者。必在剛也。柔而侵大。剝之道也。

既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象曰既濟亨利貞。剛柔正而位當。

剛柔正而位當。則邪不可以行矣。故唯正乃利貞也。九五東鄰之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

物皆濟矣。將何爲焉。其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修禴。故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之於鬼神。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剛動而柔止也。動止得其常體。則剛柔之分著矣。方以類聚。物

以羣分。吉凶生矣。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趣則凶。故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象況日月星辰。形

況山川草木也。懸象運轉以成昏明。山澤通氣而雲行雨施。故變化見也。是故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知大始。坤

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天地之道。不爲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有易簡之德。則能成。可久可大之功。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天地易簡。萬物久載其形。聖人不爲羣方

各遂其業。德業既成。則入於形器。故以賢人目其德業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易與天地准。

作易以准天地也。

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

也。幽明者。有形無形之象。死生者。始終之數也。

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

德合天地曰相似也。

故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知周萬物。則能以道濟天下也。

樂天知命。故不

憂。順天之化。故曰樂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範圍者。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

曲成萬物而不遺。

曲成者。乘變應物。不係一方者也。則物得宜矣。

故

神無方而易無體。

神則陰陽不測。易則唯變所適。不可以一方一體明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

君子體道以爲用者也。體斯道者。不亦鮮乎。

顯諸仁。藏諸用。

衣被萬物。故曰顯諸仁。日用而不知。故曰藏諸用也。

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

廣大悉備。故曰富有。

日新之謂盛

德。體化合變。故曰日新。

生生之謂易。

陰陽轉易。以成化生。

陰陽不測之謂神。

神也者。變化之極也。妙萬物而爲言。不可以形詰者也。故曰陰陽不測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

至德。

易之所載。此四義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窮理入神。其德崇也。兼濟萬物。其業廣也。

天地設位。

而易行乎其中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乾剛坤柔各有其體。故曰擬諸其形容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

議以成其變化。擬議以動則盡變化之道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糜之。鶴鳴則子和修誠則物應我有好爵與物散之。

物亦以善應也。鶴鳴乎陰氣同則和出言戶庭千里應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

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制動之主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同人先號

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人終獲後笑者以有同心之應也夫所況同者豈係乎一方哉君

其迹雖異道同則應也。則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藉用白茅無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白茅

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

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爲之階君不

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爲易者其知盜乎。言盜亦乘

也。豐而至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

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治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此四存乎

器象可得而用者也。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

下作地。

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極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四者由聖道以成。故曰

聖人之道也。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冒。覆也。言易通萬物之志。成天下之務。其道可以覆冒天下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

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服萬物而不以威刑者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以神明其德。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見

曰象。

形乃謂之器。

成形曰器。

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

位。所以一天下之動而濟萬物也。

備物

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

乎蓍龜。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明夫天地萬物。莫不保其貞以全其用也。

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地之大德曰

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財所以資物生也。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易曰荷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定之於始不待終日故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知幾其神者也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子曰履德之基也。基所蹈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固不傾移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能益物者其德寬大也困德之辯也。困而益明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悅諸心能研諸侯

之慮。諸侯物主。有爲者也。能悅萬物之心。能精爲者之務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近況

也。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也。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羣書治要卷第二

尙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聖德之遠著。作堯典。典者常也。言可為百代常行之道。曰若稽古帝堯。言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也。曰放

助。欽明文思安安。助。功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安天下之當安者也。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

溢四外。至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百官。百姓百

邦。黎民於變時雍。時。是也。雍。和也。言天下衆人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也。百姓昭明。協和萬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側。側陋。微。微賤。將使嗣位。歷試諸難。歷試。以難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五典。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

• 兄弟。弟恭。子孝。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也。納於百揆。百揆時敘。揆。度也。舜舉八凱。以度百事。百事時敘也。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賓。來朝者。舜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也。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納舜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於是陰陽清和。烈風雷雨。各以期應。不

有迷錯。魯伏。明舜之行合於天心也。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堯天祿永終。舜受之也。文祖。是五廟之大名也。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

試以功。車服以庸。敷奏。猶徧進也。諸侯每見。皆以次序徧進而問焉。以觀其才。象以典刑。典。常也。象刑。謂上

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而反於禮。流宥五刑。流。放也。宥。三宥也。言所流宥。皆犯五刑之罪也。眚灾肆赦。眚。過也。灾。害也。肆。失也。言罪過誤失

赦之也。怙終賊刑。怙。謂怙赦宥而爲者也。紆。謂怙赦宥而爲者也。流共工於幽洲。共工。窮奇也。幽洲。北裔也。放讎兜於崇山。讎兜。渾敦

紆爲殘賊。當刑之也。

序惟歌。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序。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休。美也。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

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也。帝曰。兪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土治曰平。五行統曰成。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也。

帝曰。咎繇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也。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其

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也。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于大中。是汝之功勉之也。咎繇曰。帝

德罔僇。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僇。過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也。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嗣亦世也。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也。而及其賞。德之政也。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至也。與其殺弗辜。寧

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弗犯於有司。咎繇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也。帝曰。來。禹

汝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弗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勢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人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也。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

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也。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庶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自存。惟口出好與戎。朕言弗再。好謂賞善。或謂伐惡。言口榮辱

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數千王誅。率。循也。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亂逆也。命禹討之。禹乃會羣后。誓於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諸

侯共伐有苗也。軍旅曰誓。蠢茲有苗。昏迷弗恭。蠢。動也。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也。侮嫚自賢。反道敗德。狎侮先王。輕嫚典教。反正道敗德義

也。濟濟。衆盛之貌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廢仁賢。任姦佞。民棄弗保。天降之咎。言民叛之。天災之也。肆予以爾衆士。奉詞伐罪。肆。故爾

也。

誠作誠。

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有苗民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

道。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道之常。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至和感神。況有苗也。言易感也。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以益言為當。故拜

受途班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也。帝乃誕敷文德。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也。儻于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必有道也。

咎繇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迪。蹈。厥。其也。其。古人。謨。謀也。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也。禹曰。兪如何。以其言問所

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歎美之重也。慎脩其身。思為長久之道也。惇敍九族。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言慎脩其身。厚次敍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也。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為難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哲。知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壬。佞也。巧言。靜言庸遠也。令色。性寬弘而能

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亂而敬。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也。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為毅也。直而溫。行正直而氣簡而

廉。性簡大而有廉。剛斷而實。剛而塞。塞也。彊而義。動必合義。無所風撓。彰厥有常。吉哉。彰。明也。吉。善也。明九德之

事。俊乂在官。使九德之人皆用事。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也。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也。百官皆是。言政無非也。庶績其疑。凝。成也。

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政事懋哉。言無非天意者。故入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也。

無教逸欲有邦。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戒慎。業業。危懼。戒懼萬事微也。無曠庶

皆成也。言百事功皆成也。

無曠庶

無曠庶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也。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若身也。予欲左右有

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也。予欲觀古人之象欲觀示法象之服制也。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

月以下。諸侯自龍衮以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出納仁

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於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退後言我不可弼也。禹曰。俞哉。萬邦

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車服旌其

能用之。誰敢弗讓。敢弗敬應上唯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也。帝弗時敷。同日奏罔功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

也。無若丹朱。寡惟慢遊是好丹朱。堯子。舉以戒也。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傲戲而為虐。無晝夜常頌頌。肆惡不休息也。罔水行舟

朋淫於家。用殄厥世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也。羣淫於家。妻妾亂也。用是絕其世。不得嗣也。帝其念哉。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庶尹允諧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也。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勅

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也。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也。咎繇

拜手稽首。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賡。續也。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也。又

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略也。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也。帝拜曰。俞。欽哉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

已往敬職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啓。子也。尸。主也。以尊位為逸豫。不動也。滅厥德。黎民咸貳君喪其德。則衆民二心也。乃盤遊無度盤樂遊逸。無法度也。眇

羣書治要 卷二 一九

於有洛之表洛水表也。十旬弗反。有窮國名。羿諸侯名也。拒太康於河。遂廢之也。厥弟五人御

其母以從。御待言。從敗也。俟於洛之汭。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敗失國也。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循也。其一曰。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也。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言能敬畏小民。所以得衆心也。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不見

是謀備其微也。予臨兆民。廩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廩危貌也。朽腐也。腐索御馬。言危懼甚也。爲人上者。柰何弗敬。能敬則不驕。則

高而不危也。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迷亂曰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弗亡。此六者有

一必亡。況兼有乎。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堯氏都冀州也。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亡滅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典謂經籍也。則法也。荒墮厥緒。覆宗絕祀。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亡也。

其五曰。烏虜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思而悲也。萬世仇予。予將疇依。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乎予心。顏厚有

忸怩。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也。慙愧於仁人賢士也。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其可追及乎。言無益也。

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有慙德。慙德不及古也。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也。仲虺乃作誥。

陳義告湯可無慙也。曰。烏虜。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必禍亂也。惟天生聰明時乂。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也。有夏

昏德。民墜塗炭。夏桀亂。不恤下民。民之危。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惟王弗邇聲色。弗殖貨利。邇近也。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

人惟己。改過弗吝。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亦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者也。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明

信於天。下也。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曰。奚獨

後子也。怨者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子后。後來其蘇。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君來其可蘇息也。右賢輔德。顯忠進良。

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也。德日新。萬那惟懷。志

自滿。九族乃離。日新。不懈怠也。自滿。志盈溢也。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乖裕後昆。欲王自勉。明德。立大

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僇足之道。示後世也。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聖賢而事之。謂人莫己若者亡。益。己亡之道。好問則裕。

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也。不問專固。所以小也。烏虜慎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也。殖有禮。覆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

覆亡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也。

王歸自克夏。至於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衆人。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

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百官。言殘酷也。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弗敢赦。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也。予一人有罪。無

以爾萬方。無用汝萬方。言非所及也。烏虜尙克時忱。乃亦有終。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也。

成湯既歿。伊尹作伊訓。作訓以教道。太甲也。曰。烏虜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禱災也。

於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

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也。今王嗣厥德。罔弗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也。立愛惟親。立

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也。烏虜先后。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敷求賢智。使師輔

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也。制官刑。儆於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儆戒百官也。曰。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也。樂酒曰酣。

事鬼神曰遊戲田獵。敢有徇於貨色。恆於遊畋。時謂淫風。遊戲田獵。是淫過之風俗。常。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

比頑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蠶。親比之。是謂荒亂之風俗也。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

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也。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諸侯犯此。國亡之道也。臣下弗匡。其刑墨。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

刑。鑿其頤。烏虜。嗣王祇厥身。念哉。祖德也。惟上帝弗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祥。善也。天禍。唯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也。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賴慶也。爾惟弗德罔大。墜厥宗。苟為不德無大。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也。

太甲既立。弗明。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湯葬地也。王徂桐宮居憂。往入桐宮居憂位也。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德也。

惟三祀。伊尹奉鬯。王歸於亳。王拜稽首曰。予小子弗明於德。自底弗類。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也。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弗可逭。孽。災也。道。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於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圓惟厥終。言已已往之前。不能言脩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也。

伊尹拜手稽首。拜手。首至手也。曰。修厥身。允德協於下。惟明后。言脩其身。使信德合于天下。惟乃明君。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弗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欣喜也。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以念祖德為孝。不驕慢為恭也。視遠惟明。聽德惟

聰。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德。朕承王之休無斁。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也。

伊尹申誥於王曰。烏虜。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所親疏。唯親能敬身者。民無常懷。懷於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為常也。

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難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德亂。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也。

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事罔弗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也。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

下近為始。然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為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也。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也。慎終於始。於始慮終。於終慮始。

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嘯遠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也。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

臧也。烏虜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也。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也。一人。天子也。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正也。君罔以辨言亂舊政。利口聖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也。邦其永孚於休。

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也。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於德。告老歸邑。陳德以戒。曰。烏虜。天難忱。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也。常厥德。

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月以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也。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皇天弗保。言天不安。桀所為。眷求一德。俾作神主。為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言天不安。當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於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也。助一德。所以王也。祐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

德惟一。動罔弗吉。德二三。動罔弗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也。德一。天降之福。不一。

天降之災。是在德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也。新其德。戒勿怠也。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異。是乃日新之義也。任

是乃日新之義也。任

任

任

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也。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為易也。其慎。無以輕之也。羣臣當和

一心事君。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弗獲自盡。民主罔與

政乃善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

成厥功。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也。高宗夢得說。小乙子也。名武丁。夢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溪也。曰。朝夕納

誨。以輔台德。言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

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也。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

使為己視聽也。惟暨乃僚。罔弗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也。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則聖。言木以繩直。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君命。其承意而諫也。誰敢弗祗。若王之休命。言如此。誰敢不敬順。君以諫明也。后克聖。臣弗命其承。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君命。其承意而諫也。

惟說命總百官。在冢宰之任也。乃進於王曰。烏虜。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五星。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也。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臣上下也。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也。弗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逸豫於民上也。言立之主使治民也。惟

口起羞。惟甲冑起戎。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也。王惟戒茲。允茲克

明。乃罔弗休。言王戒慎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也。惟治亂在庶官。所宜得人則治。失人則亂也。官弗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唯能是官也。

弗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不爵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不可動也。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

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納侮之道也。無恥過作非。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也。乃

弗良於言。予罔聞於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而行之難。以勉高宗也。

王曰：來，汝說爾惟訓於朕志。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也。若作酒醴，爾惟麴蘖。酒醴須麴蘖以成。亦我須汝以成也。若作和羹，爾

惟鹽梅。鹽鹹。梅酢。羹須鹹酢以和之。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古訓乃有所得也。事弗師古，

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能長世，非所聞。王曰：烏虜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也。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良臣乃成聖也。昔先正保衡，作我先主。保衡，伊尹也。作，起也。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也。乃曰：予弗

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心恥之。若見撻于市也。一夫弗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

所，則以為己罪也。右我烈祖，格於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惟與伊尹同美也。惟

后非賢，弗又惟賢，非后弗食。言君須賢以治，賢須君以食也。其爾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也。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受美命而稱揚之也。

武王伐殷，師渡盟津，王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沈湎嗜酒，冒亂女色，致行酷暴，虐殺無辜也。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也。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也。焚炙忠良，剝勢孕婦。忠良無罪，焚炙之。剝，子之婦，剝剔視之。言

暴虐也。皇天震怒，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也。

慢甚也。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也。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疆，揆度優劣，勝負可見。

受其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譜也。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千一心，言同欲也。南罪貫盈，天命

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擊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矜也。

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也。時哉不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

王次於河朔。次。止。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我聞吉人爲善。惟日弗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

弗足。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者也。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耜。昵比罪人。結背之者稱犂耜。布棄。不禮敬也。昵。近也。罪人。謂天下逋逃小

人也。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也。以諫輔紂。紂反殺之。謂已有天命。謂敬弗足行。謂祭無益。謂

暴無傷天。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當除惡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也。予有亂臣十人。同心

同德。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也。今朕必往。百姓廩廩。若崩厥角。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也。烏虜乃一德一心。立

定厥功。惟克永世。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也。

王曰。商王受。自絕於天。結怨於民。不敬天。自絕之也。酷虐民。結怨也。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崇信姦回。放黜師保。

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屏棄常法而不顧也。箕子正諫。而以爲囚奴也。郊社弗修。宗廟弗享。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古人有言曰。

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唯今惡紂也。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讎。明不可不討

也。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除惡務除本。言紂爲天下惡本也。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也。

武王與受戰於牧野。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言無晨鳴。道。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

夫政則國亡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婦已惑紂。紂信用之。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言紂棄其忠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是信

夫政則國亡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

舊無功字
無益字
皆補之

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爾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也今予發惟隳行天之罰

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禮射設庠序修文教也行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

弗服示天下不復乘用也王若曰今商王爲天下逋逃主肆子東征陳於商郊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

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壹戎衣天下大定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也釋箕子囚封

比于墓式商容閔封益其土也商容賢人紂所黜退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紂所積之府倉也皆散發以賑貧民也大賚於四海而

萬姓悅服施舍已責救之闕無所謂周有大賚也天下皆悅仁服德也

西旅獻獒西旅遠國也賈大犬大保乃作旅獒用訓於王陳賈獒之義以訓諫也曰烏虜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

四夷皆賓服無有遠近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天下萬國盡貢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爲耳目華侈王乃昭德之致於異姓

之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數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也分珪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人

弗易物惟德其物言物貴由人也無德則物賤所貴在德也德盛弗狎侮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也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以悅便民民志其勞則盡力矣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矣以器物爲戲弄則喪其志矣弗

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弗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言明王之道器用爲貴所比化俗生民犬馬非其土

生弗畜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珍禽奇獸弗育於國皆非所用有所損害故也弗珪遠物則遠人格不侵奪其利則來服所珪惟賢

則邇人安實賢任能則邇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烏虜夙夜罔或弗勤言當常勤於德弗務細行終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也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論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側。慎終如始也。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言其能信

則生民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武王雖聖。猶設此誠。況其非聖。可以無誠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

王若曰小子封封。康叔名。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弗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

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也。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往盡乃心無康好逸

豫往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好逸豫也。我聞曰怨弗在大亦弗在小惠弗惠懋弗懋不在大起於小也。不在小。小至於大

勉者勉也。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愛養民如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也。非汝封刑人殺人言得刑殺人也。無或刑人殺人無以

殺入而有妄刑殺也。非汝封劓刑人劓。截鼻也。截耳也。無或劓刑人所以舉輕刑以戒人。言得刑殺人也。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

弗友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亦速用文王所作遠教之罰。刑此無得赦也。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

非彝言當修己以敬。無為可怨之事。非常之法。小子封惟命弗於常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

王若曰乃穆考文王誥庶邦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文王所告衆國治事吏。朝夕勅之。啐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也。曰小大邦用喪亦罔

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用喪。無不以酒為罪也。飲惟祀德將無醉飲酒惟當因祭祀。以自將。無至醉。在昔殷先哲王惟御事弗敢自暇

自逸惟殷御治事之臣。不敢自寬暇自逸豫。矧曰其敢崇飲崇。聚也。自逸暇猶不聚也。況敢聚會飲酒乎。弗惟弗敢亦弗暇非徒不敢。志在助君

今後嗣王酣身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也。惟荒腆於酒弗惟自息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庶羣嗜酒腥聞在上故天

降喪於殷紂衆羣臣用酒耽荒。腥穢聞在天。故下喪亡於殷也。天非虐惟人自速辜言凡為天所亡。天非虐人。惟人所行惡自召罪。古人有言曰人無

於水鑑當於民鑑。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鑑。當於民鑑也。視水見己形。視民行事見吉凶。今惟殷墜命。我其可弗大鑑。今惟殷紂無道。墜矣。天命。我其可不大視也。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豫。成王卽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周公曰。烏虜。君子所其無逸。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也。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民所依怙。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也。大戊。治民

祇懼。弗敢荒寧。爲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也。其在高宗。嘉靖艮邦。至於小大

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民無時有怨也。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湯孫太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

弗侮。繆寡。知小所以所依。依仁政也。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獨也。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

也。法度。弗知稼穡之根難。弗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耽樂之從。言荒淫。亦罔或克壽。以耽樂之故。無有能壽者也。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四三年。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也。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卽祖也。言皆能以義自抑。

畏敬天。命也。文王卑服。文王節儉。卑其衣服。自朝至於日中昃。弗皇暇食。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協和萬民者也。厥

享國五十年。自殷王中宗。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也。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

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也。此厥弗聽。人乃或譖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

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詈。則信受之也。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於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也。烏虜。嗣王

其監於茲。視此亂罰之禍。以爲戒也。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也。王命蔡仲踐諸侯位。王成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王若曰：小子胡。胡仲名也。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疏。惟愛已者則歸往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有德者則輔佐之。為善弗同，同歸於治；為惡弗同，同歸

於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其終。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為政當安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舊典文章也。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也。無以邪巧之書，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小子

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汝往之國，無廢我命。欲其終身奉行之。

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順大道告四方。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

不念善故滅亡也。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弗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小大衆官，自為不和，汝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職事也。

周公戒於王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所當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於

求才。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也。武王率惟救功，弗

敢替厥義德。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致廢其義德。奉遵父道也。孺子王矣。稚子今已為王矣。不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於庶

獄，庶慎，惟正是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也。從今以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獻衆慎，其勿誤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於未亂未危之前思慮豫防之。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

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上下相維，內外咸治也。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為至治也。夏商

官倍亦克用。又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明王立政弗惟其官惟其人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也。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也。立太

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天子所師法。傳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也。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也。官

弗必備唯其人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也。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孤特也。尊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人也。貳公弘化寅亮天

地弼予一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輔我一人之治。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地官卿。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協睦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主

祇人鬼之事。及國之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之亂也。司寇掌邦禁詰

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弭暴作亂者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

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導九州之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矣。王曰烏虜

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以上也。歎而戒之。使敬所司。慎出令。從政之本也。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二

三其令。亂之道也。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

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也。其爾典常作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爲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也。弗學牆面莅事惟

煩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矣。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也。功高由志。業廣由勤也。位弗期驕祿

弗期侈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已所以速亡也。恭儉惟德無載爾僞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僞也。作德心逸日休作

僞心勞日拙爲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爲僞。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爲之也。居寵思危罔弗惟畏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常思危。

懼。無所不畏。若乃不長。則入不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賢能相讓。俊又在官。所以和諧也。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弗任。所舉能修其官。惟亦汝之功能也。舉非其人。惟亦汝之不勝其任也。王曰。烏虜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難而勅公卿以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以右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斃。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也。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王若曰。君陳。我聞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聞上古聖賢之言也。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厲之以德也。凡人未見聖。若弗克見。既

見聖。亦弗克由聖。此言凡人有初無終也。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也。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汝戒勿為凡人

上教而變。猶草無風而偃。不可不慎也。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無乘勢位作威。民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不失制。動

之治也。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殷民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也。我曰宥之。汝勿宥也。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

也。有弗若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刑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

於一人。人有頑鷲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於一人。使人當器之。無責備於一夫也。

王曰。烏虜。父師。畢公代周公為大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也。政貴有恆。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政以仁義為常。辭以體實為要。故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紂以靡靡利口為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

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也。燠化奢麗。萬世同流。言弊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

者也。茲殷庶士。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閑之惟艱。言殷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侈大。將用惡自終。以禮禦其心。惟難也。惟周公克慎厥

王舊作命
改之

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也。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也。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也。欽若先王成烈。

以休於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

穆王命君牙作周大司徒。穆王昭王子也。王若曰。烏虜。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

大常。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於王之大常。以表顯之也。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

亂四方。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也。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懼之。危懼也。虎噬。春冰畏陷。

甚也。危懼之甚也。今命爾予翊作股肱心膂。今命汝為我輔翊股肱心膂之臣。言委任之也。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汝

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女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之道。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民惟怨咨。言心無中正也。冬祁寒。小民亦

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艱哉。當思慮其艱以謀其易。民乃安。

王若曰。伯冏。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聽視遠也。齊通。無滯礙也。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其侍御僕從。罔

匪正人。給侍進御。僕從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弗欽。小臣皆良。從從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

敬。發號施令。罔有弗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也。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

前後有位之士。匡其弗及。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己者也。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言

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也。今予命汝作大僕正。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欲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偽也。懋乃后德。交脩

弗逮。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疏。皆當勉汝君為德。更代修進其所不逮也。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慎簡選汝僚。馬侍臣。無得用

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也。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諛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

德惟臣弗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諛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也。爾無昵於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

典。汝無親近儉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導君上以先王之法也。

王曰。嗚呼。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也。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

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慮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弟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吁歎也。有國有土。諸侯也。告汝以善用刑之

道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在今汝安百官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五刑乎。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

謂囚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判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也。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也。五刑不簡。正於五罰。謂不應五

刑。當出金贖罪也。五罰弗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對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也。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刑疑赦。從罰。刑罰疑赦。從免。刑

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非口

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非在中正也。哀敬折獄。咸庶中正。當矜下民之犯法。敬斷獄之害。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罰。其

字。中下有正。字。無能之。無失中也。

羣書治要卷第三

詩

周南

以一至至也。本至也。變雅作矣。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諷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衷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易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故曰風。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也。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

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與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擊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

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也。窈窕淑女。君子好仇。窈窕。幽閑也。淑。善也。仇。逖也。后妃有

之。以事宗廟也。左右助之。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寤。覺也。寐。寢也。言后妃覺寐則

常求此賢女。欲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與誰共之也。悠哉悠哉。展轉反側。已誠思之也。

與之共已職。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則思已職事。當與誰共之也。悠哉悠哉。展轉反側。已誠思之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調。請也。采采卷耳。不盈傾筐也。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傾筐。畚屬也。易盈之器也。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

深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懷。思也。寘。置也。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之周之列位也。周之列位。謂朝廷之臣也。

邵南
甘棠。美邵伯也。邵伯之教。明于南國。邵伯。姬姓。名奭。作上公。為二伯。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蔽芾。小貌也。杜也。

芟。草舍也。邵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悅其化。敬其樹也。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

德。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與也。穠。猶戎戎也。唐棣。移也。云何乎彼戎戎者。乃移之華。與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也。曷弗肅雍。王姬之車。肅。敬也。曷。和也。曷。

仇。逖也。作仇匹也。作仇逖也。

臥而不周。展也。

何也。之。往也。何不敬和平。王姬往乘車。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矣。

鄮風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與也。汎汎。流貌也。柏木所渡也。舟。載渡物也。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耿耿。猶敵敵也。隱。痛也。憂與者。喻仁人之不用。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也。

心悄悄。慍于羣小。悄悄。憂貌也。慍。怒也。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閔。病也。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婚。而弃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與也。習習。和舒之貌。東風言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也。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言黽勉思與君子同心也。所以黽勉者。以爲見譴怒非夫婦之宜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蘋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二菜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之時。并弃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以顏色親。亦不可以顏色衰而弃其相與之禮。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莫。無也。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長相與處至死。顏色。斯須之有也。

鄰風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視也。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居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也。人而無儀。不死胡爲。人。以有威儀爲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體。支體也。

千旄美好善也。衛文公之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賢者。時處士也。子子千旄。在浚之郊。子子。千旄貌。注旄於

羣書治要 卷三

三七

千首。大夫之旗也。洩。衛邑。時有建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此。旄來至洩之郊。卿大夫好善者也。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姝。順貌。畀。與。時賢者既悅此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誠愛厚之至焉。

衛風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興也。猗猗。美貌也。武公賢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也。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斐。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禮自修飾。如玉石之見琢磨。

修飾。如玉石之見琢磨。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也。芄蘭之支。興也。芄蘭。草柔弱。恆延蔓於地。

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稚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也。童子佩觿。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事。雖童子猶佩觿。以早成其德也。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此幼稚之君。雖佩觿焉。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為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也。

王風

葛藟。王族刺桓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綿綿葛藟。在河之滸。水涯曰滸。葛也。藟也。生河之涯。得其生長其子。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兄弟。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以遠棄族親矣。是我以他人為己父也。

采葛懼讒也。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皆懼之也。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興也。葛所以為絺縵也。事於讒矣。興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者也。

於讒矣。興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者也。

鄭風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度也。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夷。悅也。思而見之。云何不悅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領。學子之所服。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縱我不

往。子寧不嗣音。嗣。續也。汝曾不傳聲問我。我以恩責其忘已也。

齊風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雞既鳴矣。朝既盈矣。雞鳴朝盈。夫人也。

君也。可以起之常禮也。匪鷄則鳴。蒼蠅之聲。夫人以蠅聲為雞鳴。則以作早於常時。敬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其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無田甫

田。維莠騶騶。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也。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忉忉。憂勞。此言無德而求諸侯。徒

勞其心切切然。

魏風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漣。

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一夫之居曰廛。貆。獸

名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空。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宜受祿。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之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三歲貫汝。莫我肯顧。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汝無復食我黍。疾其君稅斂之多。我事汝已三歲矣。曾無教令恩德來顧眷我。又疾其不修德政。逝將去汝。適彼樂

土。往矣將去汝。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也。

唐風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有杕之杜。其葉湑湑。興也。特生貌。杜。赤棠也。湑。滑。枝葉不相比比之貌。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踽踽。無所親也。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顧

之恩不如同姓之親親耳。

秦風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馱彼晨風。鬱彼北林。興也。馱。疾飛貌也。晨風。鷓也。鬱。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歸往之。馱。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也。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穆公始未見君子之時。思望而憂欽欽然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言穆公之意。責康公如實多大也。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嬖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我送舅氏。

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我送舅氏。

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我送舅氏。

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我送舅氏。

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我送舅氏。

曰至渭陽。渭水名也。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贈也。乘黃。駟馬皆黃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瓊瑰。美石而次玉者也。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今也。每食無餘。此言君今遇我薄。其食我裁足也。于嗟乎。不承權輿。承。繼也。權輿。始也。

曹風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興也。蜉蝣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將迫脅。君臣死亡之無日。如渠略然也。心之憂矣。於我歸處。歸。依歸也。將無所就往也。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彼候人兮。荷戈與祿。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也。荷。揭也。祿。受也。言賢者之官。不過也。彼其之子。三百赤芾。芾。韞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也。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興也。苹。大萍也。鹿得苹草。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

將。筐。篋屬。所以行幣帛也。承。猶奉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以延其譽於四方。則為不辱君命也。皇皇者華。于彼原

隰。皇皇。猶煌煌也。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矣。無遠無近。惟所之則然也。駉駉征夫。每懷靡及也。駉駉。衆多之貌也。征夫。行人也。衆行大既受君命當速行。每

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王事將無所及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周公甲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是詩而歌之以親之。常棣之華。萼不焯焯。承

者曰萼。不當作跗。附。萼足也。萼足得華之光明焯焯然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鵲鶴在

原。兄弟急難。鵲鶴。雍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爾。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況。茲也。永。長也。每。雖也。善同門來。茲對。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弟雖內閱。外猶禦侮也。

之長歎而已。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弟雖內閱。外猶禦侮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弃。不遺故舊。則

民德歸厚矣。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朋友道然。故連

言之。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遷。徙也。謂嚶嚶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也。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君子雖遷處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也。相彼鳥

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矧。況也。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況是人乎。可不求乎。

天保定爾。俾爾戩戩。罄無不宜。受天百祿。保。安也。爾。汝也。戩。福也。戩。祿也。罄。盡也。天使汝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舉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福祿。如月之恆。如日之昇。恆。弦也。昇。出也

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也。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騫。虧。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

而成就明也。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者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人君得賢者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山之有基趾也。南山有臺北山有

萊蓋夫須也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自以尊顯也。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基本也。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為國家之本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蓼彼蕭斯零露漙漙。與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漙漙然。蕭上露貌。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天所以潤萬物喻土者恩澤不及之。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者。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與之

澤不為遠國則不及之。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者。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與之

燕而吟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也。

淇露天子燕諸侯也。淇淇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露雖湛然見陽則乾興者露之在物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似醉之貌唯天子賜爵則

白變肅敬承命有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安也。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

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芾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

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畜積缺矣。由

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民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

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淇露廢則萬國離矣。彤

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六月棲棲戎車既饒

棲棲簡閱貌。飭正也。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熾盛也。孔甚也。此序吉甫之意也。玁狁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也。

目作貌。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

田獵而選車徒焉。東都。王城。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攻。堅也。同。齊也。四牡龐龐，駕言徂東。龐龐。充實也。東。雒邑也。蕭蕭馬

鳴，悠悠旆旌。言不譴。譁也。之子于征，有聞無聲。有善聞而無譴譁。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乎鰥寡，無不得其所焉。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而興。

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中澤。澤中。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而又集于澤之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之也。之子于垣，百堵皆

作。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起。言趨事也。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勸萬民之辭。汝今雖病勞。終有所安居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賢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絜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絜。絆也。維。繫也。永。久也。願此去者乘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留也。所謂伊人，於焉逍遙。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游息乎。思之甚矣。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字周大夫也。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巖巖。積石貌。與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也。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師。大師。周之三公。尹氏爲大師。具。俱也。此言尹氏汝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汝之所爲也。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卒。盡也。斬。斷也。天下之諸侯

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汝何用爲職。不監察之。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夏之四月也。繁。多也。夏之四月霜多。急恆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我心爲之憂傷也。民之訛言，亦

孔之將。將。大也。訛。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甚大。謂天盖高，不敢不踣。局。曲也。踣。累足也。此

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之言也。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燎之方揚，寧或威之。威之以水也。燎之方盛之時。

皆可畏之言也。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燎之方揚，寧或威之。威之以水也。燎之方盛之時。

炎熾熾怒。寧有能滅息之者乎。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宗周。鎬京也。褒。國名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周十月。夏之八月也。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之。彼月而蝕。則維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也。善。百川沸騰。

山冢峯崩。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峯者崔嵬也。百川沸出。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君子居下。哀。今之人。胡憚莫懲。憚。曾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黽勉從事。不敢告勞。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罰也。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囂。衆多貌也。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極譖囂囂然。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臧。善也。謀之善者不從之。其不善者。反用之。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圖也。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就也。謀事者衆多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也。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謀者衆。翻調滿庭。而無能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受其咎責者。言小人爭智而讓過。如彼筮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潰。遂也。如當路築室。得才同。故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馮。凌也。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得遂成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已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温温恭人。柔貌。和。如集于木也。慄。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也。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踧踧周道。鞠爲茂草。踧踧。平易貌。周道。周室之通道也。鞠。窮也。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

羣書治要 卷三 四五

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怒也。擣也。心疾也。不脫冠。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

恭敬也。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太子獨不受父之皮膚之氣乎。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

於我。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念父孝也

者。太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故自決云。身尚不能得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乎。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而作是詩。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不信也。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亂之

又生。君子信讒。君子。斥在位者。信讒。人言。是復亂之所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謂小。盜言孔甘。亂是用餒。餒。進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妻兮斐兮。成是貝錦。與也。斐斐。文章貌。貝錦

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成錦文也。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太甚者。謂使已得重罪。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

寒涼而不毛也。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昊天也。與昊。天使制其罪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習習谷風。維風及雨。與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將恐

將懼。維予與汝。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也。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汝今已志達而安樂。而棄恩忘舊。薄之甚也。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大德。切

嗟以道。相成之謂也。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與也。蓼蓼。長大貌也。莪已蓼蓼。長大。我視之反謂之蒿。與者。喻憂思

心不精誠。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己之苦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恤。憂也。孝子之

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

腹我·鞠·養也·顯·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也·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此言王之土地廣大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乎·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賢勞也·或燕燕以居·息·燕燕·安息貌也·或盡瘁

以事國·盡力勞病以從國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不已·猶不止也·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鞅·猶荷也·掌·謂捧持之也·負荷捧持以趨

走·言促也·或耽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咎猶罪過也·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樊·與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與者·蠅之爲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讒佞之人·變亂善惡也·止於藩·欲外之·令遠物也·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愷悌·樂易也·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極猶已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

而作是詩也·淫液者·飲酒時情惡也·言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也·賓之初筵·温温其恭·温温·和柔也·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

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儀也·仙仙·舞也·此言賓初卽筵之時·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也·賓既醉止·載號

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僊僊·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僊僊·號呶·號呼譟呶也·僊僊·儻不能自正也·僊僊·不止也·郵·過也

俄·傾也·側·傾貌也·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采芣

采菽。筐之宮之。菽所以菀大牢。而待君子也。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君子謂諸侯也。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與之。尚以為薄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駢駢角弓。翻其反矣。與也。駢駢。調和也。不善。

繼繫巧用。則翩然而反。與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心。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也。爾之遠矣。

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爾。汝。爾幽王也。胥。皆也。言王汝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如斯。汝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向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也。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有菀者柳。不尙息焉。尙。庶幾也。有菀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慮幾欲就之止息乎。與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也。俾予靖之。後予極焉。靖。謀也。俾。使也。極。誅也。假使我朝王。王

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老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也。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隰中之桑。枝條阿然長美。其葉

又茂盛。可以庇廕人。與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既見君子。其樂如何。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我喜樂無度也。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

心臧之。何日忘之。遐。遠也。謂。勤也。臧。善也。我心愛此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

王弗能治。申。姜姓之國。孽。支庶也。宗。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也。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步。行也。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昔夏

有獄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

鳴鐘鼓於宮中。而欲使外人不聞。亦不可得也。

當宣王之時而生女。懼而弃之。後褒人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鳴鐘鼓於宮中。而欲使外人不聞。亦不可得也。

念子慄慄。視我邁邁。邁邁。不悅也。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懷懷然。欲諫正之。王反不悅於其所言。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何草

不黃。何日不行。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於是閒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甚也。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言萬民無不。從役者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兕。野獸也。曠。空也。兕。虎者。以比戰士也。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在上。在民上也。於。於。歎辭也。昭。見。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

故天命之。以為王也。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乃新在文王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威儀也。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麗。數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則見天命之無常也。無常者。善則就

去之。惡則。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殷士。殷侯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二聖相承。其明德日廣。故曰大明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

天。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嫡。使不挾四方。忱。信也。挾。達也。天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

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唯德是與耳。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回。違也。小心。獲戾也。

恭慎貌也。聿。述也。懷。思也。方國。四方來附者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言其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也。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也。媚。愛也。周姜。大姜。京室。王

室也。常世莊敬者太任也。乃為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以為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以生聖子。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徽。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其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於家邦。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也。經始靈臺。經之營

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亟。急也。經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於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乞言。從可以為政者也。敦。敦彼行葦。羊牛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敦。聚貌也。行道也。葉初生泥泥然。苞。茂也。傷之。草物方茂盛。以其終將為人用。故周之先王。為此愛之。況於其人乎。黃耆。台背。以引以狨。台之言齡也。大老。則背有齡文也。既告老人。及其旁曰狨。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祺。吉。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

假樂。嘉成王也。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天嘉受福祿於天也。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宜君王天下也。千。求也。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言皆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汙。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疲勞矣。王幾可小安之乎。愛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汙。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疲勞矣。王幾可小安之乎。愛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汙。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疲勞矣。王幾可小安之乎。愛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汙。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疲勞矣。王幾可小安之乎。愛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汙。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疲勞矣。王幾可小安之乎。愛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汙。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疲勞矣。王幾可小安之乎。愛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汙。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疲勞矣。王幾可小安之乎。愛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汙。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疲勞矣。王幾可小安之乎。愛

此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善言也。猶。謀也。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板。反也。上帝以稷王者。瘁。病也。話。此為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也。以猶之不遠。是用大諫。是故我大諫王也。用介人維藩。太師維垣。大

邦維屏。太宗維翰。介。善也。藩。屏也。垣。牆也。翰。幹也。太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太宗。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懷。和也。斯。離也。和汝德。無行酷暴之政。以安汝國。以景為宗子之城。使免於難。宗子城壞。則乖離而汝獨居而畏矣。宗子。適子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蕩蕩上帝。下民之辟。上帝

君王也。辟。君也。蕩蕩。言法度廢壞之貌也。厲王疾威上帝。其命多僻。疾。病人矣。威。罪人矣。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舊章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天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俾晝為夜也。愆。過也。汝既過於沈湎矣。又不為明晦有止息也。醉則號呼相效。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也。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有止息也。醉則號呼相效。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也。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也。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也。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何以不用為戒乎。

抑衛武公刺厲王也。亦以自警也。無兢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無競。競也。訓。教也。覺。直也。競。強也。

人君為政。無強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之。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也。法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謂教令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玷。缺也。斯。此也。玉之玷缺。尚可磨。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復之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芮伯。王卿士也。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憚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字。居也。憚。厚也。此士卒從軍久不息。勞苦自傷之言也。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

顧是復。迪。進也。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為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忍賢者。愛小人也。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

如醉。類。猶等夷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眠臥如醉。君居上位而行如此。人或效之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灾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

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仍叔。周大夫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倬。然。天河水仰視天河望其候也。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飢饉薦臻。薦。重也。臻。至也。辜。罪也。王憂旱而嗟歎云。飢饉之虞。復重至也。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靡。莫。皆無也。言王為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聽聆我之精誠而與雲雨者與。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翰。幹也。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為周之楨幹之臣也。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揉。猶言四方也。

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

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

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

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

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

悉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天生烝民。好是懿德。天之生衆民。莫不天監有周。昭

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監。視也。假。至也。天視周室之政教。其光明乃至於下。仲山甫之德。柔嘉

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嘉。美也。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也。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

之。將。行也。皆。順也。順。善也。容貌翼翼然。恭敬也。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

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御。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

舉之。我儀圖之。輶。輕也。儀。正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疋圖之。而未能爲也。維仲山甫舉之。甫由

獨舉是德。而行之。衰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王之職有缺。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

瞻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瞻仰昊天。降此大厲。昊天。斥王也。厲。惡也。邦靡有定。士民其瘵。瘵。病也。人有土田。

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奪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也。覆。猶反也。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說之。收

拘收也。稅。放赦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懿。有所痛傷之聲也。梟。惡鳥也。鴟。惡鳥也。喻褒姒之言無善也。婦

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寺。近也。長舌。喻多言語也。今王之有

非有人教王爲亂。語王爲惡者。是維近愛婦人。用其言。是故致亂也。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

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而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織之事。而與朝廷之事。其爲非宜。亦猶是也。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甲。至也。王之爲政。德不能至於天矣。不能致徵祥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病也。

羣書治要 卷三 五三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維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也。故祭之而歌此詩也。於

穆清廟。肅雍顯相。於。歎之辭也。穆。美也。肅。敬也。雍。和也。顯。光也。於乎美。濟濟多士。於。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之也。濟濟多士。

秉文之德。對越在天。對。配也。越。於也。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猶配順其素行。如生存焉。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夏。殷也。其後。杞。宋也。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與也。振。羣飛之貌也。鷺。羣

白鳥也。雍。澤也。客。二王之後也。白鳥集於西雍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與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鳥然也。

雍。禘大祖也。禘。大祭。大祖。謂文王。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相。助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雍雍然。既至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穆穆然。言得天下之歡心也。

有客微子來見於祖廟也。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見之也。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殷尙白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顯。光也。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此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視瞻近在此也。

魯頌

闕宮頌僖公之能復周公之宇也。宇。居也。成王告周公叔父。我立汝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以爲周公後也。大開汝居。以爲周家輔。謂封以方七百里也。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賜之山川。土田

首也。宇。居也。成王告周公叔父。我立汝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以爲周公後也。大開汝居。以爲周家輔。謂封以方七百里也。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賜之山川。土田

闕宮。頌僖公之能復周公之宇也。宇。居也。成王告周公叔父。我立汝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以爲周公後也。大開汝居。以爲周家輔。謂封以方七百里也。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賜之山川。土田

首也。宇。居也。成王告周公叔父。我立汝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以爲周公後也。大開汝居。以爲周家輔。謂封以方七百里也。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賜之山川。土田

附庸。既告周公。乃策命伯禽使爲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也。

商頌

長發大禘也。大禘。郊祭天也。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降

下也。假。暇也。祗。敬也。式。用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能以其聰明。寬不兢不

綌。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遄。綌。急也。優優。和也。遄。聚也。

殷武祀高宗也。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遑。

暇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顯之君。能明德愷罰。不敢怠惰自暇於政事。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商邑。京師也。極。中

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

(第四卷缺)

羣書治要卷第五

春秋左氏傳中

宣公

二年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禦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嘗之。羊子爲政。疇昔猶前日也。令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晉靈公不君。失君道。厚斂以雕牆。雕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臚熊蹯不熟。殺之。真諸舂。使

婦人載以過朝。舂。筥屬。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

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

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

也。豈唯羣臣賴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鉏麇。力士。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尙早。坐

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

死。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趨登曰：臣侍宴過三爵。非

禮。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爲。實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爲己用也。鬪且出。趙

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宣子未出山而復。晉境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弒而還。大史書曰：趙盾殺其君，以示於

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之罪。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善其為法，風也。

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

重焉。示欲逼周取天下也。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

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魍魎罔兩。魍，山神。魎，怪物也。罔兩，水神也。

莫能逢之。逢，遇。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德之休明，雖小重。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底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四年，楚子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文孫也。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

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

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十一年，楚子伐陳。十年夏，徵舒弒君也。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矣。少西，勸舒之祖。子夏之名。遂

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滅陳以為縣。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

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稱公。汝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

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蹊。徑也。抑。辭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諫言。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爲愈於不還也。乃復封陳。

十二年。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桓子。林父。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聞。師觀。豐而動也。罪。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

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經矣。

常也。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事不奸矣。奸。犯也。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舊敖。

孫叔敖。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勅令也。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

言親疏並用也。舉不失德。賞不失勞。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也。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也。禮不逆矣。德

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昧。昏亂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結且。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蕤子曰。不可。蕤子。先穀。成師以出。聞敵強

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管。管。陽有。鄭皇戌使如晉。師曰。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

子擊之。楚師必敗。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也。討。治也。于

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怠也。子曰：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軍實于勝之不

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也。箴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

為壯。曲為老。我不德而傲。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鄭不可從。楚人遂疾進師。

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潘黨曰：君盍築武

軍。築軍營以彰武功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

也。夫文止戈為武。文字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囊弓矢。戢藏也。囊。韜也。詩美武王能滅暴亂而息兵也。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也今我使二國曝骨

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

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也。幾危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

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

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也。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而民皆盡忠。

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

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也公曰：得臣猶在。憂未

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也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也曰：莫余毒也已。是

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

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

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故所以不失霸也。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也。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悅以忘寒。

十五年。楚子伐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

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也。川澤納汙。受汙濁也。山藪

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所居。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國君舍垢。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爲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也。君其待

也。待楚衰也。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鄭人囚而獻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

許。三乃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

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弃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義無二

信。欲爲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貲。賈。慶隊。又可賂乎。臣之

許君。以成命也。成君命。死之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也。下臣獲考也。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

之以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

曰不可。鄆舒有三僇才。僇·絕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僇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

也。着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之地三也。仲章·潞賢人。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僇才

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政若之何待之？不討有

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無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寒暑

地反物爲妖。擊物失性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夏，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

潞。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家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貞子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

氏矣。伯·桓子字也羊舌職悅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庸·用也。祗·敬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

敬也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率是道也，

其何不濟。

十六年，晉侯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也

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是無善人之謂也。

成公

二年，衛侯使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師敗。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邑，賞也。

辭請曲縣。軒·縣也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也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器車服也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徇燒蛤為炭以瘞壤也。重器備重猶多也。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

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則益其侈。是弃君

於惡也。何臣之為若言何用為臣。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合納夏姬。貪其

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

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荀首。范文子士燮。韓獻子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

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地此蔡。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也。雖克不

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也。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

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盍。何。子之佐十一

人六軍之卿。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

曰。善鈞從衆鈞。等。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也。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也。私焉私與之。曰。大國制義。以為盟

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汝陽之田敵邑之舊也而用於於齊使歸諸敵邑用師較之戰也今有

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

言不復肅敬於晉也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也

心反二三其德也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況霸王乎將德是以以用而

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室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也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

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祿夫豈無僻王賴

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弔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法文王乃立武

而反其田焉

十六年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也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也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

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上下和睦周旋

不逆動順理也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灾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敦厚大莫不盡力以從上命此戰之所

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不施惠也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祥事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不順

時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也

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宣十二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

走不復故道也。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

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也。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

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襄公

三年，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也。又問焉，對曰：午也

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

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偏，屬也。

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也。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

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之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也。斯，此也。臣

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乎？君師不武，執事

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也。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也。臣之罪

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公跌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過敢以為請請使無死反役使佐新軍

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也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晉侯曰

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

楚伐陳必不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昔周辛甲之為太

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太史也闕過也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者曰茫茫禹迹畫為九州茫茫

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也在帝夷羿冒

于原獸謂貪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也獸

臣司鳳敢告僕夫獸臣虞人也告僕夫不敢斥尊也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也公曰

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

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狎懼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

頓四也頓壞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為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悅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

田以時言晉侯能用善謀也

冬諸侯以
下恐有脫
誤

九年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也晉君類能而使
之隨所能也舉不失選得所選也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於善讓勝已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也其士競

於教奉上命也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也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

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冬諸侯伐鄭鄭從楚也鄭人行成與晉成也

十一年諸侯復伐鄭鄭人賂晉侯以師觸師觸師名皆歌鍾二肆肆列也懸鍾也女樂二八十六人也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

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也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

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

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度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

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十三年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

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匄佐之位如故使

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也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

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韓起佐之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

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利法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

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也。

君子在位者也。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諱之昏

德，國家之弊，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也。

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救戒二子欲共宴食。日旰不召，旰也。晏而射鴻於囿，二子怒。公使子驥、子

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擊公子也。公出奔齊，師曠侍於晉侯。師曠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

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墮神之祀，百姓

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佐。

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善則賞之。賞，謂宣揚之也。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

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必書。瞽為詩，為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

規，正諫誨也。士傳言，傳言過失。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得從而誹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也。百工獻藝，獻其伎藝，以喻政事也。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師曠能因問盡言也。

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能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

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

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請免死子罕真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得富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也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

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

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將何以能庶

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也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

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給其賤役從阜至牧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

位者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

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齊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欒盈之黨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不應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

其人皆咎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

夫所不能也何爲也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也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視必與叔虎同

謀於是祁奚老矣。夫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言以弟故。

以弃社稷不亦惑乎。繇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也。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也。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

稷乎。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也。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

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己。

二十三年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

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志相順從身之害。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志相違戾。猶藥石療疾。美疾不

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疾也。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武子取之。武子崔杼。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

杼殺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闢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臣無異也。曰行乎。

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也。君民者豈以陵人社稷是主。臣君者豈

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也。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也。若為己

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股。興三踊而

出。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爲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

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

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聲子。子朝子也。伍舉。椒舉也。伍舉奔晉，聲子通

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才也。如

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也。對曰：雖有

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晉名也。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

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

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

賞而懼用刑也。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厭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

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也。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

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

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楚

師宵潰，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

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在元年。楚失東夷，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也。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子靈奔晉。晉人以爲謀主。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楚疲於奔命。至今爲患。

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師大敗。

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燔。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汝實遣之。懼而奔鄭。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才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爲會於宋。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因會擊晉。欲伯州犂曰。

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也。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

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其逞乎。信亡。何以及三。明年子木死也。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區夫一爲不信。猶不可也。若合諸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子何懼焉。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

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靜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

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

昭文德。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也。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為魯宗卿。

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焉。昭四年。豎牛作亂。

三十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

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劉王之

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昭十三年。弑靈王傳。

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也。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

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也。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

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畔為疇。及三年。又誦

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

三十一年。鄭人遊于鄉校。校。學之名也。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議國政。子產曰。

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

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為患善則怨。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也。豈不遽止。然猶防川也。遽。畏懼也。

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以為已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

後知吾子之信可事。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

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使

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

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製。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

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

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

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

也。吾遠而慢之。慢易。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

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也。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

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乎？公曰：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而閑也。選，猶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可謂愛之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矣。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羣書治要卷第六

春秋左氏傳下

昭公

元年楚公子圍會于訖訖邑也鄭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晉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

得志謂先歆也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

也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然宋之盟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

駕猶陵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莠

穰·耘也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

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僭不信賊害人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也

三年齊侯使晏嬰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衰也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為陳

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齊民不恤之也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國之諸市屢賤踊貴

踊·則足者履也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

焉避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人罷弊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為殣而女富

盜尤女嬃寵之家也

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政在家門

大夫專政

民無所依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言今至也

讒鼎

之銘讒鼎名

曰昧且平顯後世猶怠

昧且早起平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

況日不悛

悛改也

其能久乎晉之公族

盡矣胥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

塵不可以居

湫下隘小也

請更諸爽塏者

爽明也塏燥也

辭曰君之先臣容焉

先臣晏子之先人也

臣不足以

嗣之於臣侈矣

侈奢也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

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

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

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唯天所相

相助也

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

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

棄不以為君也

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

何敵之有

殆危也

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

多難難也

有是三者何向而不濟對曰特險與馬虞鄰國之

難是三殆也

四嶽岱華

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

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

燕代通也

馬之所生無與國焉特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

亨通也

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

守宇。於國則四垂爲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

爲盟主。衛刑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

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殞。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子。合諸侯于

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

有鈞臺之享。啓。禹子。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陟。商湯有景亳之命。亳。卽偃師。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

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

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爲大室之

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也。皆所以示諸侯。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

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惡及遠方。則人弃之。善

亦如之。德遠而後興。十三年。楚弑其君。

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

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及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

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不能用也。羈。莊公玄孫。奸大國之

盟。凌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鄆。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思莫在公。

不圖其終。無爲公謀終始也。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爲急。

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

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闕。則足使守門也。以羊舌肸爲司宮。加宮刑也。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

夫莫對。遠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

人。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在宣十二年。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在成十六年。自鄢以來。晉

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旣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

之若何。言何以爲備。誰其重此。言怨重也。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

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麋。羣也。求婚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

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

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蓬啓也。厚爲韓子禮。

六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

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紘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

仁。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也。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

行也。懼教之以務。時所急也。使之以和。悅以使民。臨之以敬。泄之以彊。施之於事為泄。斷之以剛。義斷恩也。猶求

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

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也。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僞也。弗可為矣。為治也。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也。

也。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

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式刑文王。萬邦作孚。言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

信也。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為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

噓小。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也。其此之謂乎。復書曰。

若吾子之言。復。報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晉韓宣子之適楚。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僻我衷。僻。邪。衷。正。若何效僻。

書曰。聖作則也。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為則。無寧。寧也。而則人之僻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

悅。乃逆。

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王旌。游至於軫。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

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闕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

諸王。執無字也。無字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

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也。今有司曰。汝胡

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亡人。當大蒐其衆也。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

王。楚文王也。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也。若從有

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

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也。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

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自謂也。王遂舍之。赦無字也。

八年。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謂有精神憑依石而言也。不然。

民聽濫。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抑。疑辭也。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

力雕盡。雕。傷也。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也。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虓祁之宮。虓祁。地名。

名。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也。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遠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

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叔弓如晉。賀虓祁也。賀宮成。游吉相鄭

伯。以如晉。亦賀虓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亦賀之。大叔曰。若何弔也。

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也。

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閻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王使詹

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也桓伯周大夫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墜是為國。為後世廢墜兄弟之國當救濟之也先

王居櫛杻于四裔以禦魍魎。言櫛杻略舉四凶之一也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也瓜州今敦煌也伯父惠

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公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使逼我諸姬入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晉在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畜牧也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

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弃謀主雖戎狄其

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

之以恭。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

直子其圖之宣子悅使趙成如周致閻田反潁俘

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人子來。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為之焉用速

成其以勦民也。勦勞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也夕暮見也王見語曰今吾使人於

周求鼎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今周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

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嘗居許故曰舊許是宅也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

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何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

千乘，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乎。

王入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

出，吾刃將斬之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斷王之淫惡。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也。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也。祈父，司馬。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見墓誌。臣問其詩

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也。式，用也。

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

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也。勝仲尼曰：古也有志，克

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此，豈其辱於乾谿。

十三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季氏費邑宰也。南蒯以費叛，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平子怒，令見

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

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

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乎。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書無衛字
補之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之別。白狄。鼓人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

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

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吾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

否則速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

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也？穆子曰：吾以

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賈怠無卒。卒，終也。弃舊不祥。鼓人

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

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十八年火始昏見。火，心。火也。梓慎曰：七日其火作乎？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

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壘，壘，火也。子產不聽。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

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

也。遂不與，亦不復火。

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

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

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於城父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城門也鄭國人請為榮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覲見龍鬪我

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我乃止也言子產之智

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

之問伍奢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于讒王執伍奢忿奢切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

而使遣之知太子冤故遺令去太子建走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

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也佞才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

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逃

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才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

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棠君奢之長子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智不逮

自以智不及員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父不可棄俱去為棄

父也名不可廢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將有吳患不得早食楚人皆殺

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餘也

求舊作媿
改之

齊侯疥。遂店。店疾也。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璧大夫。言於公曰。吾事

鬼神也。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

史歸以辭賓。欲殺醫。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悅。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武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

建以語康王。楚王也。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景也。公曰。據與

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也。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也。上下無

怨。動無違事。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諒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也。其所

以蕃社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斬刈民力。暴虐淫縱。肆行

非度。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

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

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

鮫守之。蔽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布常無藝。藝。法制也。

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

詐為教令於邊鄙也。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其為人

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耶？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遯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

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

以泄其過。濟，益也。泄，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好。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

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二十五年，會于黃父。鄭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

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經者，道之常也。義者，利之宜也。民之行，所履行者，人天

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也。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陰陽風雨，陰陽風雨，用其五行，金木水火

氣為五味。酸鹹辛，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傷性也。是故為禮

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

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

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弼其性簡子曰缺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二十六年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齊侯使禳之禳除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諂諂疑也

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翼翼恭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君無違

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

為無能補也公悅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

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

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義取雖無大德要喜悅之心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

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也

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

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

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也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

諫也

曰善哉。

二十七年。楚左尹郤宛直而和。國人悅之。以直事君以和接類。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謂

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

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

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兵甲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無

往。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燕燒也。子惡聞之。

自殺。國人弗爇。令尹炮之。炮燔也。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晉陳及其子弟。皆郤氏黨。國言未已。

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也。國中祭祀也。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廢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

興謗讟。至於今不已。左尹郤宛也。廢尹陽令終也。中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

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太子建。殺連

尹奢。在二十一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

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

以滅三族。三族國之良也。吳新有君。光新。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智者除讒。以自安。今

子愛讒。以自危。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

于國謗言乃止。

二十八年晉魏獻子為政也。魏舒以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

梗陽大夫。戊魏舒慮子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魏子謂成鱣。鱣晉大夫吾與

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遠也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思義，苟

得在約思純，無濫心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

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也。墮損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魏遠不失舉，以賢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

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也曰：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

大夫。魏子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之庭饋入

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

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言饑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

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言魏氏所以與

定公

四年鄭子大叔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

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也復重也無謀非德非所謀無犯非義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逢興也

吳子伐楚陳于柏舉敗之五戰及郢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

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

年楚平王殺成然也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

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言仲山甫不違疆凌弱也違彊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殺君罪應滅宗

動無令名非智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

以荐食上國荐敷也言吳貪害如蛇豕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

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

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于郢初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縣西有白水

藍尹豐涉其帑豐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

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王賞鬪辛王孫由于申包胥鬪懷皆從王有功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殺

王故。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

尤子旗。其又爲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無厭。平王殺之。遂逃賞。

九年。鄭駟歆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之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也。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

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加猶益。弃。不責其邪惡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

伯所芟。召伯決訟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芟。草舍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哀公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

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

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長寇讎。後

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弗聽。退而告人曰。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爲汚池。二十二年。越入吳。越

及吳平。

吳之入楚。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

黨。無田者從。黨而立。逢滑當公而進。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

可棄。吳未可從也。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勝也。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

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

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敵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也。言今至。陳侯從之。及夫

差克越。乃脩舊怨。言吳不脩德而脩怨所以亡。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

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

作室不起壇。器不彤鏤。形。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

灾癘。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分。猶遍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

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疲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易。猶反。今聞夫差次有

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也。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

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六年。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為當王身。

若禘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祭。禘。禴。禮。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

罪受罰。又焉移之。遂不禘。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十一年。吳子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象吳也。夫

象。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吳。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

無所用之。石田。不耕。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病。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

於鮑氏。爲王孫氏。吳禍。欲以避。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屬鏹。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

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不公。而私於冉

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丘十六。若不度於

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

訪焉。

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

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

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也。濟。成也。

二十四年。公子荊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將以爲夫人。使宗人躋夏獻其禮。宗人禮官。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爲

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敷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也。商。宋。

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姜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太子。國

人始惡之。惡公也。